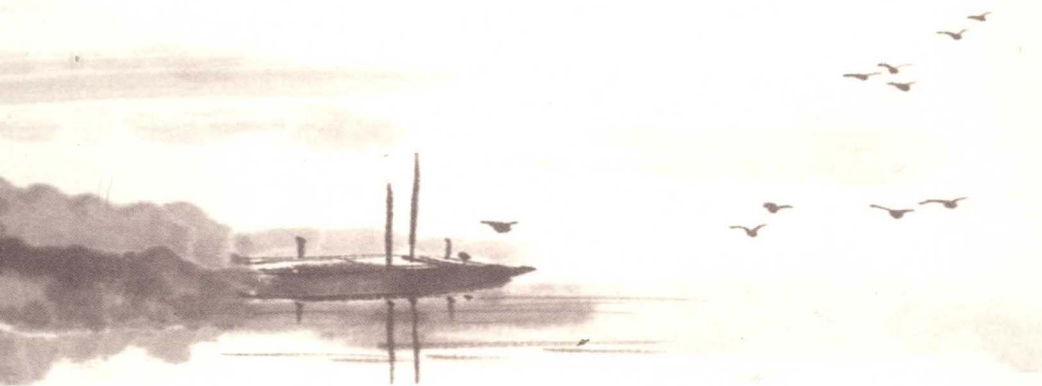


流沙河诗话

流沙河◎著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流沙河诗话

流沙河
●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沙河诗话 / 流沙河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33-0468-9

I. ①流… II. ①流… III. ①诗话 IV. ①I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58107号

流沙河诗话

流沙河 著

特约编辑: 吴 鸿

责任编辑: 武继宇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李 冰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11.625

字 数: 26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一版 2012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68-9

定 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自序

诗是一头很可爱的大象。

可惜今之诗家，没有一个堪称巨人，连侏儒也算不上。他们太小，只是一群极微渺的虱子，分散寄居在大象全身各处皮层的皱褶里。不但缺乏自知之明，反而炫耀一隅风光，藉以傲世，且自封为大象专家。

这些寄居在嘴角的、下颌的、耳根的、颈项的、腋窝的、腹肋的、胯间的、前胫的、后腿的、趾缝的，以及肛门周围的，某年爬聚到一起来，探讨大象本体形状是何模样。他们各据一隅之见识，各表一己之心得。所描述的大象轮廓彼此迥异，真是言虱虱殊。最终仍然弄不清楚大象是何模样。他们各执一词，互诋互骂，不欢而散。

其中一只瘦虱，散会回家路上，适逢大象就着树桩蹭痒，遂被擦落草间，回不去了。哀哀无助，蹚蹚爬行，爬到空旷之处，恋恋回头，借草间的露珠作望远镜，遥看大象胯间的老家。老家找不着，却意外见到了大象的轮廓，朦朦胧胧，横空蔽日，如山、如岳、如壁立之涨海、如垂天之大云，浩浩茫茫，莫可名状，仍然是“不可知”。瘦虱转悲为喜，当即写出一系列观察心得。也算敝帚自珍，放置多年以后，拿去重新出书，便是这本《流沙河诗话》。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成都大慈寺路

目录

CONTENTS

隔海说诗

- 3 我读台湾现代诗
- 29 形式不重要吗
- 37 回头遥看现在
- 43 不说凄凉更凄凉
- 51 短短的叙事诗
- 57 情诗总要趣味高尚
- 67 溶哀愁于物象
- 75 一首诗的讨论
- 83 小小情趣五女图
- 91 玄到尽头成笑话
- 103 两类反讽
- 111 气氛是宾不是主
- 117 伞之趣
- 127 诡怪的意象
- 131 多情往往入迷

诗中有画

- 141 画+说=诗
- 143 《离骚》以画结尾

- 147 枚乘拍电影
- 151 《敕勒歌》全是画
- 155 画月夜
- 159 白雪好像梨花
- 161 画超现实的幻声
- 165 画女性的意态美
- 167 意象派与李白
- 169 再说画女性
- 171 宫娥团扇摇秋风
- 173 李白杜甫画杨妃
- 175 白居易演幻术
- 177 寂寞红与伤心碧
- 179 《长恨歌》有电影
- 183 音响兑换画面
- 185 画面的音响效果
- 187 夜半钟与满楼风
- 189 树上悬挂一颗心
- 191 魂入诗不可入画
- 193 出现全是画的诗
- 195 两首《登鹳雀楼》
- 197 画中又藏着说
- 199 《春晓》是盲诗吗

- 201 画家写的诗
203 王维取景
205 误听与幻听
207 无理的幻听

十二象

- 211 《易》之象
219 象征
227 兴象
239 喻象
247 拟象
257 隐象
271 典象
283 赋象
293 意象
303 意象派一例
313 客观对应物象
325 象外之象
337 【附录】艺术的象征

三柱论

- 359 三柱论 (The tripillar)

隔
海
说
诗

我读台湾现代诗

长梦渐醒，已是律回岁晚冰霜少了，我从故乡的县文化馆调回成都的《星星》，重操旧业。业余的每一个黄昏，徘徊大街小巷，看万家灯火，闲寻旧踪迹，不胜感慨。有一个黄昏里，听见放鞭炮，抬头望见青阳小姐笑盈盈地跑来，大声宣布：“我是八十年代第一春！”傻兮兮的我惊艳于一瞥，眼中残梦如袅袅炉烟穿睫帘而逸散，便完全醒来了，真正的醒来了。

我是眠蚕，蜕自蛹壳，在蚕箔里爬来爬去，饿了，翘首环顾，看哪里有桑叶，好去啮食。一自一九五七年后，我再也没有读过新诗，患了新诗厌食症，只吃吾国古籍旧典，而以自然科学佐餐，兼食一点 ABCD。现在既然重操旧业，看稿选稿，改稿校稿，信复投稿者，面晤来询者，所谈皆诗也，自己总得也吐几缕有韵味的新丝，以撑门面，而取信任，所以非吃几片桑叶不可。何况二三新秀诗友谈锋甚锐，言必称艾略特，诗必引现代派，又爱用我从未听过的新名词，“跳跃”“默示”“移情”“通感”之类，使我惶恐，暗自惊心，心想：“再不染一水时髦的鲜色，便要被人瞧不起了！”更有一二老秀诗兄，披纷其鬓发，喇叭其裤脚，慷慨激昂，倡言“引进”舶来诗品，以促吾辈“转变诗风”云云，使我黯然伤神，自认落伍。哦！难道说，正如前辈诗人邹荻帆一九四八年所作《没有耳朵的城》一诗所嘲笑过的那样：

我也像那些象征派诗人
写着“吃板烟的鱼”
于是写着《没有耳朵的城》吗？

当时，一九八〇年春，我正在看哪里有桑叶的时候，听见有同志说台湾的现代诗如何好。说这话的人正好是一位跟现代风跟得团团转的人，他不过是耳食而已。我听了很反感，台湾的好？要“引进”吗？我们的诗人都是饭桶吗？鼻子里哼一声陆放翁所说的我蜀人特有的“噫嘻”，我便掉头走了，不想再听。殊不知三年后，我在研读台湾诗了，忙着表态骂现代风的又有他。此乃闲话，不说也罢。

接着说一九八〇年初夏，香港《天天日报》副刊一位编辑刘君济昆，从未晤过面的，在他的版面上辟一专栏，连载我的一本诗集《告别火星》（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）。到初秋连载完，拖住我叫再写。我便来个一稿两投，每有拙诗写成，投国内报刊的，照例复抄一份，远投刘君。鱼雁往返既多，彼此畅所欲言，都能互相聆听教益。刘君有意为海峡两岸的诗艺交流贡献力量，遂在来信中一再劝导我读一读台湾的现代诗，并寄来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：《当代十大诗人选集》、《郑愁予诗选集》、高准《葵心集》。

刘君建议我读后写一些看法，作为评论文章发表，或许有益于海峡两岸的诗艺交流。我不想跨行去写评论文章。我是写诗的，前头还有许多灵感之鸟飞来飞去，引诱我去捕捉。我只想找一些新鲜的诗来读一读，充实充实自己的诗艺修养，取他人之长技，为我所用而已。我用红蓝两色铅笔轻轻敲着《当代十大诗人选集》

漂亮的硬封面，自比唐太宗，满意地想道：“彼岛大诗人，入吾彀中矣。”

于是正心诚意，跏趺而坐，手持红蓝两色铅笔，翻到第一位大诗人。见那照片，是一位缺牙巴老太爷，笔名纪弦，乃台湾现代派之宗师也。老太爷侧脸微露笑意，正在谈话。猜得出来画面之外有一丛现代派的新秀，或坐或立，相攀相挤，正在仰面聆听他的教诲，如芳草之仰承甘露然。翻过去，第一首《脱袜吟》写得真好，令我点头叹息。如下：

何其臭的袜子，
何其臭的脚。
这是流浪人的袜子，
流浪人的脚。

没有家，
也没有亲人。
家呀，亲人呀，
何其生疏的东西呀。

看了这首诗后面的纪年，才知道这是一九三四年老太爷二十一岁在江苏省做小职员时写的。这首诗既很明白，又有味道，只是既不“台湾”，又不“现代”，不好把它算作台湾现代派之作。小职员，穷生活，饭碗“现实”得很，做诗也很难“现代”起来。

又翻过去，便看见“载着吠月的犬的列车滑过去消失了”，听见“骑在多刺的巨型仙人掌上的全裸的少女们的有个性的歌声

四起了”(引自纪弦《吠月之犬》)。写的是什么哟，我读不懂，也许那一尾“吃板烟的鱼”能读懂吧。

再翻过去，《窗》，纪弦一九五三年住在台湾的“国立疗养院”内写的。如下：

青空如国立疗养院的草地，辽阔而宁静。

散步的云，

以医师的姿态出现；

以护士小姐的姿态出现；

以肺病患者的姿态出现；而且

以银鬓的老园丁的姿态出现。

大陆读者的我当然不知道那一坪“国立疗养院的草地”是什么样子，台湾读者也未必都知道。用它作为比象去喻“青空”，很难给读者增添一点印象。这样的比喻有什么用处？通常说的白云苍狗，套入诗中，狗变成人，如此而已。不过总算还“现代”吧，用了所谓暗示手法，暗示疗养院内有医师，有护士小姐，有肺病患者，有园丁。为什么而暗示？为暗示而暗示。

接着读下去，《饮酒诗》，大骂我们。纪弦一九五四年配合“反攻大陆”写的。结尾一段如下：

我把喝空了的酒瓶，这象征的手榴弹，

使劲地，朝西一甩，说：看啦！

有一天，当反攻的号角吹响，

我必将武装起来，随着王师百万，漂洋过海，

乒乓劈啪哒哒哒轰隆隆地打回来。

什么“现代”都没有了，只有狂噪。老太爷喝醉了，乱扔酒瓶，瞎吹牛皮，仪容失态，形象欠雅。二十二年之后，纪弦不但没有“打回来”，倒被别人挤出去了。据说彼岛有人检举他抗战时候在上海写过颂扬日伪统治的汉奸诗，使他大丢其脸，只得离台赴美，到加州投靠三公子，度他寂寥的晚年去了。

谁都能读懂的《饮酒诗》比他那些很难读懂的坏诗更坏，算什么诗哟！一代宗师尚且如此，其余竖子岂可观乎？我合上这本书，不想再读下去，便去浏览《郑愁予诗选集》和高准的《葵心集》。这两本书给我留下良好印象：郑的婉约，高的豪放；郑的宋词味，高的白话风。在复刘君信中，我写了这一点印象式的看法，表明我拜读了，以期不负刘君的雅意。想不到那刘君也太认真，竟将鄙见刊载出来，还说这也算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。我看这是小题大做了。

刘君多次来信说到台湾诗人有一个余光中，在海外名声甚响，意思要我拜读此人的诗。我深知刘君擅长编故事，不是写诗的，恐怕未必有诗之鉴赏力。所以，他言之谆谆，我听之藐藐。我不相信台湾那样的“资本主义罪恶环境”能孕育大手笔。一九五六年组织“现代派”诗社并任社长的老太爷纪弦又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，尤其是他的那个“乒乓劈啪哒哒哒轰隆隆”，一想起便忍不住笑。我把那三本书锁入桌柜，待他年有空了再来读吧。现在太忙，忙于编辑忙于写，忙于应酬忙于玩。一自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调回成都以来，日子快乐，光阴易过，蚕已三眠，忙于作茧自缚，不复有可贵的饥饿感，不再去看哪里有桑叶了。

接着是一九八〇年初秋，应河北省文联之邀，赴北戴河海滨诗会，“东临碣石，以观沧海”。“幸甚至哉”，在那里结识了燕赵诗友三四十位，相亲相爱，相磋相磨，快活将近一月之久。“此间乐，不思蜀！”日日上午环坐林中论诗，下午海滩游泳，入夜各自灯下写诗。偶尔三五聚集，听我谈飞碟，谈浩劫十年间的趣事。谈笑之际，秋月皎皎，秋风飒飒，那汹汹的海汐声在宾馆的门外，忽然逼近而清晰，忽然退远而朦胧，平添了聚谈的梦幻感。有一夜终于从梦幻回到了现实，诗会的召集人尧山壁，一位诗如其人一样老实的好同志，向我提出：“我们必须转变诗风了。否则要被人家淘汰了！”尧山壁提出的这个问题，于我，乃是在半年前碰见过，一碰见就被我敏感地回避了的老问题。谁一提出这个问题，我便立刻想起“引进”，想起长披发，想起喇叭裤，立刻感到厌恶。这个条件反射没法斩断，可是，站在我面前的这一位魁梧的好同志，那样老实，那样虚心，那样诚恳，那样严肃，怎么也同长披发和喇叭裤沾不到边儿。我该怎样回答他呢？

尧山壁进一步解释道：“我们四十岁以下的这一代，普遍学识浅薄，眼界狭窄，不能同你们相比。我们学写诗，民歌加古典。写来写去，手法旧了。现在很苦恼。你看现在有一些年轻人，三十岁以下的，脑子灵活，学了新手法，诗写得好，吃得开。我们再不转变诗风，就要被淘汰了！我知道你是主张民歌加古典的。我也赞成这个。你说得对，要热爱本民族的诗传统。可总得学一点新手法才好。”

尧山壁所说的“有一些年轻人”指的是谁，我能猜到。当时《诗刊》主办青春诗会，与会的十七位青年新秀（例如舒婷、顾城、徐敬亚、梁小斌等同志）也到北戴河来了，住在中海滩宾馆。我

在《诗刊》编辑部同他们交谈过，印象很好。看见他们小组讨论，思想活泼。又看见柯岩同志和邵燕祥同志对他们循循善诱，我很感动，仿佛自己也回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，连我在内六十四位学员，静坐教室，聆听公木老师讲课，窗外柳荫，蝉吟沸耳……

“要顶住！”我暗自提醒自己。我不喜欢那些“吃得开”的诗。我是李白杜甫的玄孙。迪瑾荪不是我的姑奶奶。庞德不是我的舅舅。我对尧山壁说：“诗风当然要变——从前假了，现在要变真切；从前空了，现在要变实在。不要眩惑于那些文字的花样，走你自己的路吧。邯郸在你们河北，不要重复邯郸学步的笑话。用熟了的手法，怎能随意抛弃，另搞一套新的！从前有缺点，假了，空了，改了就是。我相信当代人类最好的诗是我们今天的诗，而不是任何舶来品。勿去听信什么引进之谈。”我的话也说得太过武断了。我个人不喜读的诗都是“文字的花样”吗？我恐怕有点盲目吧，有点保守吧，有点自我中心，只顾我谈我的，不肯设身处地——设尧山壁之身，处尧山壁之地，替对方想一想他确实存在着的那些苦恼吧。我的话当然有其正确的一面（不正确的一面是固步自封），但是未能搔到尧山壁的痒处，有啥用！想是觉得我这个人还老实吧，尧山壁被我封了嘴巴，再不谈有什么苦恼了。苦恼之为物，你不谈它，它仍然存在着，不因为你谈而消失。回避别人的苦恼，也是懦夫。我在说我！

几天以后，又有两朵花飞入诗会里，激起一圈圈的水面文章，所谓到了高潮是也。这两朵花与我“年相若也”，稍小几岁，“道相似也”，都是编辑。他俩临时应邀，先后莅会指导。甲说：“现代派有长处。”又说：“要学习新手法。”乙说：“表现手法不分中

外，是共同的。”又说：“回顾多年来的历史，极‘左’抬头之日，便是宣传民族传统之时！”他俩说完便走了，诗会可就热闹了。

最激动的是老大哥从药汀。他发起了全面驳斥，力攻现代派，兼打“意识流”，又扯上了喇叭裤和盲公镜。作为喧宾的我，也大声支持他，而且慷慨激昂。结果当然是一边倒。浪波同志刚刚冒出一句，便被我顶回去。真是冤枉，他一点也不“现代”！

还记得当时我们三四十人，人各一椅，环坐在宾馆内的一大片钻天杨树下，时间是傍晚，秋声满林，树梢的暮蝉临风乱唱。我说：“试以眼前真景实况，写诗一首。要求诗中必须包括这些内容：一、季节是秋；二、时间是傍晚；三、钻天杨树很高；四、风在吹着；五、蝉在叫着。请一位自命为现代派的诗人来写吧，拖拖沓沓，堆砌定语状语，不知道该写多少行。如果我来写，一个内容写一行吧，也该写五行。我们的老祖宗——南宋的姜夔，只用一行便将这五个内容包括完了。那一行是这样的：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。传统手法，我们这些后代子孙，不该去学习吗？”听来其言甚辩，果然许多同志点头笑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个例子不过说明旧体诗词语言凝炼，水分少，密度大，值得我们借鉴罢了。我们是写新诗的，不是做旧体的；我们是现代人，不是古代人；我们是战士，不是隐士。所以我们只能借鉴，不能看齐。而且，诗之优劣，岂可以长短论？一行一定比五行好？我举出的那个例子固然不错，至今认为不错。不过，仅凭那个例子，就能够驳倒对方吗？

对方有对方的道理。甲同志演说至少一个钟头，言多必失，疏漏难免，但前面引他的那两句话却没有错。甲同志最大的错误是讲完便走，没有留下来听一听讨论，好像不屑于听。三年后我